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问题的生成逻辑与前提反思

蒋 楼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摘 要:21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启了范式创新与转换的全面探讨阶段。研究范式的路径与形态的协同创新与当代课题的深度探索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与此同时,哲学范式的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典范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中国化和新形态建构的三位一体等问题,日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也是下一步亟需开展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问题;生成逻辑;历史分期;范式创新;前提反思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10-04

范式问题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哲学研究的推进和发展而日益凸显和明晰的。然而,人们对于哲学研究为什么会兴起一股“范式”热,“范式”概念究竟与哲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范式问题凸显及其生成逻辑是什么样等问题却鲜有系统深入的总结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内在蕴涵“范式”概念的初步引入和简单应用、范式问题的明确提出和广泛关注、范式问题的地位提升和深度探讨等阶段,^[1]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问题(以下简称“范式问题”)从酝酿和萌芽期到形成和确立期,再到开拓和发展期的生成逻辑。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启了范式创新与转换的共识凝聚和全面探讨的新局面。

一、酝酿和萌芽期:“范式”概念的初步引入与方法论研究的理论自觉

20 世纪 80 年代是“范式”概念的初步引入和简单应用阶段,亦即范式问题的酝酿期。“范式”概念被引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初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哲学理论界的观念变革。这一时期,国内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反思与改革、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式进行思想解放,实现

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思维方式的彻底转换。“范式”概念最初正是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转变和思想解放的新概念和新范畴被引入到哲学研究中的。只不过,“范式”在这一时期还仅仅是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和术语,对哲学研究的个别领域和具体论题的浅层次描述,而尚未涉及对广阔的视域和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是范式问题的明确提出和广泛关注阶段,亦即范式问题的萌芽期。这一时期,随着大量部门哲学的出现和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理论观点的创新、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然而,伴随理论的创新和学术的繁荣,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本真精神等问题上却出现莫衷一是的状况。其根源在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没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于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口号的提出便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使然。这也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保卫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之后,中国学界以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的方式来反思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运动和学术潮流。那么,如何才能“回到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如何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呢?这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

收稿日期:2013-01-09
作者简介:蒋楼(1982—),男,陕西三原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研究的合理方式和最佳路径问题。于是,方法论研究很自然地就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并成为理论研究的战略课题和热点问题。范式转换问题的提出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在方法论领域实现了从具体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探讨到总体性研究范式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指向的转变;其二,实现了从方法论维度到总体性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视野的整体性转换;其三,为 21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成为学界共识,并得到深度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形成和确立期:研究范式 创新与转换的共识凝聚和全面探讨

21 世纪以来是范式创新的地位提升和深度探讨阶段,即范式问题的形成和确立期。这是以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共识凝聚和全面探讨为重要标志的。2007 年 10 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为主题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的胜利召开,是“有史以来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讨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峰会”。^[2]以这次论坛为标志,范式问题首次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共同关注,并且成为需要一大批学术群体和众多学者协同作战、群体攻克的学术焦点论题。正如任平教授指出的,在本次论坛上,如何准确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如何评价研究范式的学术作用和意义,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如何科学地界定各种研究范式,规定具体的方法论内涵和视域,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研究范式的差异性、多样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从此,中国学界开启了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共识凝聚和全面探讨的新局面。这实际上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学界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也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把握。从总体上看来,这次论坛取得了丰富成果和广泛共识,这些成果和共识构成我们在这一理论阵地上继续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正如论文集和论坛综述中所呈现的那样,很多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最为突出的是人们在诸多前提和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意味着仍存在诸多难题和思想空间尚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团队协作、协同攻关、集体耕耘和共同探索。

三、开拓和发展期:路径与形态的 协同创新与当代课题的深度探索

近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为研究范式的路

径与形态的协同创新与当代课题的深度探索,这实际上就是范式问题的开拓和发展期。路径与形态的协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和转换的核心主题和根本目标。2011 年 11 月,以“路径与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90 年”为主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峰论坛(2011)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路径及其理论形态进行初步探索,而且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奠定基础 and 指明方向。^[3]这次论坛的主要成果有:范式创新的概念前提理解与类型归纳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研究范式的具体方法论创新成为人们集中研究和广泛探讨的重要课题;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把握也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次论坛是继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将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推举到中国学界的前沿阵地之后,再次围绕这一问题而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层论坛。与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相比,论坛主题更加集中和明确,问题意识明显增强且具有根本性,理论视野反映出更加的广阔性和多重性,思想观点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这些构成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争取实现更大的突破和共识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众多学者也给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诸多计划性的纲领、尚待攻克的难题和进一步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这构成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的动力。

当代课题的深度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新路径探寻和新形态建构的前提和关键。2012 年 8 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学术研讨会上,人们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展开了进一步深入而具体的讨论。^[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概括和凝练,是得到最多关注的论题。研究范式创新和转换再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集中探讨。《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范围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实际上是一个内涵非常深刻、内容非常丰富、视域非常广阔且具有总体性和系统性特点的课题宝库。从方法论维度而言,研究范式创新和转换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之一。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系统架构内,必然存在研究范式创新和转换与其他众多课题的关系问题。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正是这一内在关系的集中反映和现实表达。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概括和凝练,还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4]都构成研究范式创新和转换的前提和基础,也成为其新路径探索和新形态建构的重要方式和关键工作。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研

究范式创新和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内在关系,并且将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双向互动,才能真正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创新、突破与发展。

四、范式问题研究的理论前提反思 与可能性路径

范式问题凸显实际上既内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逻辑之中,又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实质进行阐释的最新理论自觉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当代中国30年来哲学创新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也预示和彰显了国内哲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新视野、新角度和新的问题域。特别是最近十余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日益成为占据当代中国学术前沿的热点话题和重点课题,也毫无疑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甚至持续升温并且涌现出众多新的态势和趋向。因此,这一问题也必将成为人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思考和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学术潮流。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亟需澄清的前提问题。比如,哲学范式的概念重构、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典范阐释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中国化与新形态建构等也已形成内在的逻辑勾连和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学理关系,这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任务和使命,也为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复兴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成为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课题下一步亟需开展的重要工作。

众所周知,哲学范式源于科学范式。因而,对于科学范式的正确理解便成为理解哲学范式的必要前提。科学范式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范式就是指库恩的范式。^[5]广义的科学范式,不仅包括库恩的范式,而且包括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6]和劳丹的研究传统^[7]等。科学范式的一般本质实际上就是“学术共同体的特有研究传统”。安德森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转换及其规律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而展开的。^[8]也即是说,原本用来揭示科学发展本质的科学范式,对于理解揭示哲学发展本质的哲学范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与此同时,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很多人都是将哲学范式与哲学研究范式的含义相混同,甚至直接认为二者本来就是同一个概念,这就给我们的相关研究在前提概念环节人为地制造了障碍和混乱。从本质上来讲,哲学范式与哲学研究范式实际上是哲学研究中属于不同维度的概念和范畴。虽然

它们二者都属于哲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东西,但是哲学范式并不等同于哲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课题名称中“哲学研究范式”,指的就是一种方法论维度的哲学范式含义。正如柯锦华研究员指出的,“研究者们提出的各种研究范式大多是研究路径意义上的,是按照什么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这种意义上的研究范式与作为学派重要标志的研究范式存在较大的差别”^[9]。事实上,在哲学范式研究中,除了方法论维度的哲学范式含义亦即通常所说的“哲学研究范式”之外,还存在一种蕴含于哲学内部的思想性的哲学范式含义。这种范式“不仅关于研究方法、研究课题,更关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研究视野和理论取向等深层次的因素,它不是属于某个研究者的,它为一批研究者所自觉接受和坚持运用,并形成独特的哲学理念和理论风格”^[9]。所谓“思想性的哲学范式”,实际上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哲学研究传统,其本身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多元复合的有机系统,并且具备多重性的特质与功能。具体言之,这种范式蕴含总体性与综合性、基本性与内在性、典范性与标准性、普遍性与共有性、历史性与具体性、层次性与相对性等多重特质与功能。这种思想性的哲学范式,既对哲学理论、学术共同体、学派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也对马克思哲学范式理解具有前提意义,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中国化与新形态建构等课题的深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典范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标准和根据。马克思哲学范式亦可称为“马克思哲学自身的思想范式”,就是马克思哲学本身蕴含的思想性范式。它是马克思哲学开创的哲学研究传统的理论表征,其中蕴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大历史功绩就在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创立。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上是哲学范式的变革与转换。马克思通过对西方近代“解释世界的意识哲学范式”的变革和扬弃,确立了“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范式”。这实际上既是从解释世界的意识哲学传统到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传统的格式塔转换,也是从传统哲学范式到现代哲学范式的重大变革。其实质是包括基本的概念框架、核心范畴、基本理念以及特定的解释原则在内的哲学世界观的根本变革与转换。马克思的新哲学范式实际上就是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观、现实批判的研究方式、以人为根本的价值观和思想前提、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等多种环节有机构成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哲

学传统。这种哲学研究传统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的标准和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原则和范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中国化和新形态建构的三位一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课题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化、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以及新形态建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中国化是一个总体要求、长远规划和宏观方案。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是中国化这一总体要求、长远规划和宏观方案进行落实和实施的具体研究路径和方法。新形态建构则是中国化和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所要达到和实现的最终理想和目标。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既是中国化和新形态建构的手段和方式,也是其桥梁。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首先明确的基本前提。从学理上准确把握这一关系,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在相关研究中,比如说在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课题的具体研究中,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并使之有效地推动和促进相关研究工作,则经常是一个颇令人头疼的事情。学界以往也是将三者分离开来分别研究的多,而综合起来研究的少,把三者的内在关系贯彻到相关研究活动中实现三位一体、多维互动的就更少了。其实,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行的“2011计划”,实际上不仅仅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学术研究群体的协同创新,而且更是理论问题和研究课题的视域整合与综合创新。因此,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中国化与新形态建构,首先都必须以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传统为范式前提,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理论土壤,以中西哲学思想史为背景和资源,以人类和当代中国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为问题源泉,而进行思想运思、理论建构与图景设计。只有这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典范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制造与形态,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理论^[10]和“思想自我”^[11]。其次,在三位一体格局中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思想范式”和“中国学派”。^[12]只有这样,研究范式创新与

转换才能从方法论探讨转化成思想性形态,中国化与新形态建构才能生成和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范式和中国学术共同体。第三,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外比较视域和维度。^[13]只有这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承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视野和世界眼光基础上,通过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融合与比较,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理论自觉、哲学自信与文化自强。

参考文献:

[1] 蒋楼.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理论前提省思[J]. 武陵学刊,2012(2):20-21.

[2] 任平. 探索研究范式 创新哲学理论(代序)[C]//柯锦华,任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代序 1-6.

[3] 于桂凤,冯建华. “中国马克思哲学高峰论坛(2011)”综述[J]. 哲学动态,2012(2):102.

[4] 陈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学术会议在哈召开[ET/OL]. [2012-8-24]. <http://www.csstoday.net/Itm.aspx?id=20963>.

[5]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信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6] 伊·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65-72.

[7] L·劳丹. 进步及其问题:一种新的科学增长论[M]. 刘新民,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77-79.

[8]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 金钰,文贯中,魏章玲,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64.

[9] 柯锦华.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J]. 社会科学战线,2007(6):316.

[10] 高清海. 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5-7.

[11] 胡海波. 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高清海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立场与方式[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6):11-16.

[12] 曹典顺.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与“学派”[J]. 哲学研究,2012(3):24.

[13] 蒋楼.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重意识及其自觉运用:“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的方法论启示[J]. 武陵学刊,2011(5):15-20.